

醉如烟华，
不为他嫁

盛世清歌／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醉如烟华，
不为他嫁

盛世清歌／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醉如烟华, 不为他嫁 / 盛世清歌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10
ISBN 978-7-5155-1156-6

I. ①醉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10579号

醉如烟华, 不为他嫁

作 者 盛世清歌
责 编 雷燕青
排版设计 刘碧微
开 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印 张 54
字 数 1083千字
版次印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156-6
定 价 74.00元 (全3册)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14号楼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056	拉弓射箭	/ 001
057	旧事重提	/ 012
058	太后谋略	/ 022
059	狩猎遇狼	/ 032
060	乐极生悲	/ 043
061	底下动作	/ 054
062	强弩之末	/ 064
063	确诊喜脉	/ 073
064	离宫之后	/ 086
065	皇上来访	/ 097
066	生小皇子	/ 107
067	初次喂奶	/ 117
068	佳嫔出现	/ 128
069	皇后回宫	/ 138

目录

070	召见众人	/ 148
071	皇上梯子	/ 157
072	清洗后宫	/ 170
073	太子抓周	/ 180
074	宁可错杀	/ 190
075	鬼怪作祟	/ 200
076	整治佳嫔	/ 214
077	香囊事露	/ 225
078	皇上告白	/ 233
079	假死出宫	/ 244
080	皇上发怒	/ 254
081	劫持皇后	/ 261
082	皇后跳舞	/ 271





056

拉弓射箭



那个男人话音刚落，有力的胳膊就搭上了沈安陵的肩膀，顺势勒住了他的脖颈。直接跟勒小鸡似的，把他往前带着走。沈安陵全身都不能动，只有被动地身体前倾，然后两条腿在那男人带动下朝前迈着步子。

沈安陵身后跟着两个小厮，虽然都会些拳脚功夫，可是男人手法太快，他们根本没有瞧清楚。此刻看到沈安陵与那人勾肩搭背的模样，心里头还甚是奇怪，什么时候世子与这野蛮人如此相熟了？

两个小厮虽是心中诧异，当着男人面，却又不好问出口。况且沈安陵是背对着他们，二人自然瞧不见沈安陵脸上那惊诧的神情。

那个男人一路上始终笑嘻嘻的，插科打诨倒是一把好手，就没几句正经话。沈安陵就这么被他带了出去，直接向一辆马车走去。那车帘上面用金线绣了一个大大的“封”字，沈安陵轻轻眯起眼，瞧见了那个“封”字，心底才安定了下来。

整个大秦能坐得起这样奢华的马车，并且姓“封”的人家，也就那么一家了。当今北定侯就姓“封”，并且北定侯府世代出武将，瞧着一见面就对他动粗的这个男人，可不就继承了封家人君子先动手后动口的祖训么！

待沈安陵被扔上了车，那人才在他肩膀处轻轻一点。他身体忽然不能动了，不由得挑了挑眉头，有些不解地看过去。

“对不住了，今儿我是一定要将你带回府上，为了避免你挣扎受伤，所以还是禁止了你的行动。现在你能说话了，如果要叫喊的话请便，但是我手下没个轻重，万一一把跟在你后面的那两个小厮弄死了，可就不好了！”那人说出来的话虽然极其无赖，但是脸上神色却十分坦荡，丝毫没有感到羞耻的地方。

沈安陵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低声道：“难得北定侯府的人瞧得上我，封世子若是想请我去做客，只要知会一声，安陵自当拜访，何须如此兴师动众使这非常手段？”

封逸听了他的话，连忙摆手摇头，脸上露出几分不以为然的表情，稍稍扬高了声音道：“不是我要见你，你这副身板还不够我两拳头打过去。是我幺妹要见你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沈安陵脸上就闪过几分惊诧的神色。只听闻封家男儿走四方见识广，不拘小节，难不成封家的姑娘们也是如此放荡不羁？直接让兄长绑男人回去见面？

沈安陵脸上神色有些复杂，如果真是这般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既然可以绑着他去，那么逼迫他娶了那姑娘也在封家人正常的思考范围内。

封逸一瞧他这模样，便轻轻挑起眉头，似乎有什么烦心事一般。他抬手摸了摸后脑勺，脸上露出几分不耐的神色，急声道：“就说不能跟你这种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公子哥儿打交道，我刚说什么，你就开始胡思乱想。绑你去府上，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幺妹并不知晓。她只是随口提了你一句，我便放心上了，想着把你绑过去给她看一眼，她要是看上你，那是你天大的造化，她若是对你死了心，那正好万事大吉！”

封逸明显是有些焦躁了，他是在军队里长大的男儿，即使北定侯府在京都之中，算得上百年世家。不过府上男儿大多擅长打仗，怕遇见的就是像沈安陵这种舞文弄墨的。

封逸在战场上，也算是诡计多端，但是回了京都，却极其不愿意猜度人的心思。他觉得麻烦，此刻瞧着沈安陵这副模样，就知道这位心思缜密的状元郎，可能又逐一将北定侯府上下人都估量了一下。

沈安陵露出了几分苦笑，看样子这位少将军打心底里讨厌他，不过是为了自己疼爱的幺妹，勉为其难地走了这一遭。

北定侯府中，封茜正坐在后花园石凳上，手撑着下巴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远方。她轻轻蹙着眉头，似乎有些烦躁情绪涌上心头，便站起身来走到一旁的莲花池旁。

现在还未到夏季，所以并没有莲花开放，不过水面上野鸭倒是成双成对地游着。她慢慢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块，猛地一扬手便投进了水里。顿时水花四溅，不少野鸭都被惊得飞了起来。

不过飞了没多远，又落到水面上，头碰头地表现出一副相亲相爱的场景。封茜眉头皱得紧，她再次挑了个石头，放手中掂了掂，这回她可是专门挑了个大的，显然分量很重。

她把石头拿起来，对着湖面上比画了几下，然后再次使出全身力气扔了过去。

这回倒是没有砸到水面上，而是直接把一只野鸭砸进了水里。顿时一片惨叫连连的鸭子声，湖面上野鸭纷纷扑棱起翅膀，飞散到四处。湖面上也重归平静，一只野鸭的身影都瞧不见了。

封茜脸上的烦躁这才尽数褪去，涌上几分满意的神色。她从衣袖里将锦帕掏了出来，慢慢地擦干净手指上的尘土。封家那是将军产地，虽说她是一介女流，武艺什么的一窍不通，骑射方面却是十分了得。特别是射箭，当今北定侯爷曾经夸过，她若是男儿身，定能百步穿杨！

“姑娘，世子爷带了个男人进来了，听说是沈世子。”一个丫鬟匆匆跑了过来，脸上带着几分焦急的神色。

封茜嘴角轻轻上扬了几分，她轻吸了一口气，将脸上狡黠的笑意收敛得干干净净，变成了一副惊诧和歉疚的神色。

“让哥哥把人带过来吧！”封茜低声吩咐了一句，她面对着湖面，低下头看了看湖中的倒影，觉得自己周身并没什么差错，心里头才算是安定了些。

封逸就这么推搡着沈安陵到了后花园，只见自己么妹背对着他们，倩影窈窕。他再扭头看了看身边的沈安陵，不由得咂了咂嘴巴。瞧这小子有多傻，还认为自己聪明呢！么妹若是嫁给他，当真是一朵鲜花要插牛粪上了！

“小妹，我把人带来了。虽然你不跟哥哥说，但是哥哥也知道，你是留心了这小子。赶紧转过头来看看这沈家世子，看完了好死心！”封逸猛地扬高了嗓音，急声地催促道。

封茜脸上闪过几分不快，却又很快隐去。她低声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又如此鲁莽？小心爹爹知道后，扒你的皮！”

封逸不由得冷哼了一声，对她的警告置若罔闻，直接转身坐到了石凳上，显然是不准备理会他二人的话了。

“沈世子，真是对不住，家兄一向随性。他也只是听我说了几句，毕竟你拔得此次殿试头筹，我便在他耳边念叨了几句，要他也好好学学文才，哪知他竟把你绑了来！”封茜声音越发柔和，她低低地向他致歉，却不曾转过身来，始终背对着他。

沈安陵一听这声音十分悦耳，而且封茜三言两语便解释清楚了，并没有封逸所说的那种暧昧情愫。沈安陵安心的同时，对这位封家姑娘倒是有几分刮目相看。

“没事儿，能得姑娘夸赞，我深感荣幸。”沈安陵冲着她的背影拱了拱手，脸上带着几分和气的笑意。

“我说小妹，你回头看他一眼啊！瞧着到底中不中意，哥哥好给你安排啊！”封逸轻哼了一声，听着他二人的对话，顿时觉得胃里直冒酸水，牙都被酸掉了。他早就猜到了这幅场景，明明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摆什么好人的谱！

“哥哥！”封茜语调稍微扬高了些，显然对这个兄长感到一阵无力。

“沈世子，让你看笑话了。真是对不住了，既然是误会一场，就这么作罢了。心儿，送沈世子出府！”封茜再次放缓了声音，和声细气地对沈安陵说道。

她话音刚落，立刻就有一位娇俏的丫鬟走了出来，规矩十足地冲着沈安陵行了一礼，并且低声说了一句：“沈世子，请。”

“封姑娘不用挂怀，告辞了！”沈安陵再次拱了拱手，便在那丫鬟的带领下往外走去。

直到沈安陵身影消失不见了，封茜才猛地转回身，脸上带着几分娇嗔神色。

“哥哥，这次见面险些就被你毁了！”封茜有些不满地开口，不过语气里倒是撒娇意味十足。

封逸对于如此会变脸的幺妹早已习以为常，轻嗤了一声，才低声反驳道：“我又怎么了？我可都是按照你的吩咐来的，先对他晓之以理，然后再绑上车，并且告诉他是我自作主张要带他进府见你。坏人都我做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明明这个诡计就是你想出来的，还偏偏要当个仙女似的，背对着他。”

封逸对于封茜的表现，明显也是十分不满意，一开口就一改以往说一不二的性格，碎碎叨叨地倒像是讲价大娘似的。

“还有，你知不知道男人皆好色。你不露俏脸给他看，他怎么迷上你啊！”封逸一提起来，心里头就有火气。这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，好嘛，封茜连个脸都不露，当真让他白忙活一场！

“这你就不用管了。”封茜不由得撇了撇嘴，脸上露出几分狡黠的笑意。她方才让心儿送沈安陵出去，可是有几分用意。

她刚刚派出去送客的心儿原本就长得貌美，而且体态轻盈，十分规矩。一看便知是大家贵族里培养出来的丫鬟，从这个丫鬟身上就能窥见其主子的脾性，肯定是比这丫鬟要强上百倍。封茜岂会白白让这个机会从手中溜走，既然沈安陵已经成为了她的夫君候选人，封茜自然不会放过这只鲜美的大肥鸭，只等她开弓射箭将他纳入囊中了！

沈安陵这几日过得颇不如意，就像是火上浇油一般的状态。也不知怎的，那日他被绑去了北定侯府的消息，竟然一下子就传遍了整个京都。不过却是传得半真半假，只说他上了北定侯府的门，还隔着屏风与侯府小姐说了话，颇有几分私订终身的意味。

沈安陵真是百口莫辩，一起共事的同僚，每日只拿着暧昧的小眼神往他身上飞，跟带了一把刀似的。毕竟北定侯府这位嫡姑娘，名声甚好，而且家底丰厚。祖祖辈辈出来的男儿都是将军统帅，皇上倚重的良将纯臣。就连齐钰这样难搞的皇帝，遇到封家的男儿，偶尔还会客气地称兄道弟，足见封家的雄厚根基。

当他回了沈王府，则是更加难过。那些媒人虽然不来了——谁敢跟北定侯府抢人啊，里头随便一个男人出来，都能把旁人一家挑了——不过沈王爷的应酬却是越来越多，好多人都指责他，既然有了嫡长儿媳，为何还遮遮掩掩的，害得众人请媒人上门，险些把北定侯府的人给得罪了。

沈王爷每天被灌得烂醉如泥，清晨上朝之时，总会接收到皇上白眼一枚，外加人身攻击数句。因为他实在像个酒鬼，偶尔神志不清，齐钰问话都反应极其迟钝。

“沈爱卿，你这又是为了怡香阁里的哪位姑娘黯然神伤呢？朕问你话都听不见，身上是不是又痒了，想挨板子了？”齐钰轻吸了一口气，脸上不耐的神色更甚，显然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了。

说说这酒囊饭袋一般的沈王爷，是如何生出淑妃和沈安陵的。啧啧，多好的儿女啊，竟有这么个不争气的爹！

沈王爷立刻回神，连忙下跪求饶。皇上不由得抬起手轻轻捏着眉头，脸上露出几分无奈的神色。对付这老匹夫，连打板子都不管用了，谁让他皮厚呢！

下了朝之后，沈王爷特地跑去吏部替沈安陵告了假，然后便把自己的儿子领回家了。

“唉！”沈王爷一路叹息着回了王府，直到进了沈安陵的院子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又是一声长叹。

“爹，您以后早些回府休息，别再去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了，免得又被皇上抓住把柄！”沈安陵瞧见沈王爷这副模样，以为他是因为皇上今日的训斥而忧愁着，便轻声劝慰了几句。

哪知正是这几句话，把沈王爷给惹恼了，他猛地扭过脸来，异常愤怒地注视着沈安陵，扬高了声音呵斥道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我这副倒霉样儿还不都是因为你！你说说你既然相中了北定侯府的嫡姑娘，还扭捏个什么劲儿，让外头那些人不死心地找了那么多的媒婆来，空欢喜一场。要是我家有姑娘要找你设媒，就这副吊着人胃口的德行，早把你腿打断了！”

沈王爷训斥起沈安陵来，倒是一点不含糊。总归是他养的儿子，再怎么有出息，他也是训得的。沈安陵只是紧抿着嘴唇，眉头轻蹙，脸上露出几分思考的神情，却并不接话，显然有他自己的考量。

“赶明儿挑个黄道吉日，带上聘礼去北定侯府提亲！”沈王爷见他不反驳，脸上的神色稍微缓和了些，直接冷着声音下了决定。这流言都传成这样了，再不去提亲当真是说不过去。

沈安陵一下子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赞同的神色，他低声道：“爹，人家北定侯的姑娘还不一定愿意呢。您这贸然前去，不是硬逼人家么？得先瞧瞧姑娘家的意思，免得到时候惹来不快。”

沈安陵想起那日停驻在湖边的倩影，心里头不由得一软。又有些淡淡的愧疚涌了上来，毕竟那日纯粹是个误会，还把她一个姑娘家牵扯进来，险些辱了好名声。

“你真是要气死我啊！总之我也不管了，以后这未来儿媳妇要不是北定侯府的嫡姑

娘，你就别带进家门了！直接扯上你那先进门的妾，三人该上哪里就去哪里，别在我面前晃悠，也别耽误了你妹妹大好的前程！”沈王爷冷哼了一声，面对沈安陵，他这个做父亲的虽然甚少关心，不过脾性却还是了解的。

沈安陵若是认定了一件事儿，就很难更改，无论旁人怎么劝。沈安陵一听沈王爷提起沈妩，心头又泛起了一丝犹豫。正如沈王爷所说，若是他成了北定侯府的乘龙快婿，那么沈妩在后宫里，无形之中又多了一道助力。

他的脑海里很快便闪过了封茜的背影，立刻就摇了摇头。阿妩虽然很重要，但是他不能把封茜的亲事牵扯进来当作筹码。

沈王爷见他仔细思考之后还是摇头，心里头的火气更甚，肝火一旺他就想着该去怡香阁了。直接甩手走人了，单独留下沈安陵一个人纠结。

只是沈安陵这内心的纠结没几日，就又被人堵住了。来人正是几日前刚见过面的封逸，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，脸上的神色越发阴沉难看，看见沈安陵出来，就像是见到了仇人一般。

“小子，过来！”封逸手臂交叉在胸前，就这么大刺刺地站在门口，语气阴冷地冲着沈安陵说了一句话。

沈安陵对于还能见到这位封世子，感到无比的惊诧。脸上的惊讶也只是稍纵即逝，细细一想又觉得合情合理，任谁自家妹妹的名声若是被外人毁了，都会想着前来寻仇的，更何况是这位脾气火爆的少将军。

沈安陵没有多少犹豫，便直接走到他的面前。哪知他还没站定，前襟已经被人抓住了。封逸直接猛地一扯就把他往马车上拖，身后跟着的两个小厮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封逸带来的侍卫给拦住了。

封逸把沈安陵往马车上一丢，将赶车的车夫扯了下来，自己朝车上一跳，拿起鞭子便朝前头的两匹马身上抽了两下。马立刻就飞快地往前跑，沈安陵双手扶住车壁，才勉强稳住身子。

感受着这马车的一路狂奔，不时轧到小石子上引起了震动。沈安陵暗自想着，这位封世子似乎有暴走的预兆，待会儿他会如何报复？自己是要留下胳膊还是要留下腿，甚至一条命都搭在那不知如何传出来的流言之中？

马车猛然停住了，沈安陵还没反应过来，车帘已经猛地被掀开了，然后一只手伸了进来直接把他扯下了马车。

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忽然“叮”的一声，一把锋利的匕首便扔到了他的脚边。

“娶我妹妹，和割掉裤裆里的宝贝进宫当太监，自己选一个！”封逸冲着他努了努嘴，脸上一副不耐烦的神情。

沈安陵虽说不是什么目光短浅之人，但是被人这么吓唬，还是头一遭遇到。果然先

前他预想的逼婚桥段，还是发生了！

“这么看着我作甚，我们封家虽是世家大族，不过告诉你一句实话，封家人实际上都是土匪霸王！得不到的就抢，抢不来的就毁掉，眼不见心不烦懂不懂？我家幺妹多好的姑娘，正值婚嫁年龄，媒婆都快把门槛踩塌了，自从跟你扯上关系之后，侯府里都不见提亲人的踪影了！”封逸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异常顺溜，想他幺妹在他心目中那就是招人疼的，怎么就瞎了眼瞧上这傻小子了呢。

虽说这小子长得好看点，脾气好了点，本事也有点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怎么偏要挑上他！封逸虽然猜不出封茜的心中所想，但是为了小妹的幸福，他还是愿意豁出脸来的。

“这的确是安陵思虑不周，待明日我好好查查究竟流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，到时候一定会给封姑娘一个交代！还请——”沈安陵总算是回过神来了，暗自想着难怪文臣武将总是爱互掐，瞧瞧这根本就说不到一处。

“查个屁！”还不待沈安陵说完，封逸就打断了他的话。当然不能让沈安陵去查，因为这流言就是从北定侯府传出去的。

小妹就是被惯坏了，胆子大得很，还美其名曰逼状元郎就范！这不就是要阴招吗？封茜肚子里究竟有多少鬼主意，封逸最清楚了。

“流言都传出来了，你查到了又如何，已经无法改变了。我爹知道这事儿之后，直说若是沈世子来提亲，一切皆好，若是不来提亲，为了杜绝这种有辱门风的流言，绝对要把小妹送去尼姑庵做姑子去！你到现在还给我摆谱呢，我小妹要是去当了姑子，我头一个就饶不了你！”封逸继续怒骂道，从见到沈安陵之后，他就没一句好话。

沈安陵一听说封茜因为这件事儿，竟要受这样大的委屈，心里头的愧疚又增添了几分。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封逸，尽早去提亲，并且在封逸匕首的逼迫下，发誓要一辈子不让封茜受委屈。

封逸哑了哑嘴，瞧着沈安陵认真发誓的模样，心里乐呵呵的。嗯，这傻小子其实还不错，幺妹的眼光依然那么毒辣。

待他刚回了北定侯府，就被封茜派人请了过去。

“哥，他同意了没？”封茜见到封逸的人影，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有些急切地问道。

“废话，老将出马哪会有失败的时候。你就等着做美娇娘吧！”封逸抬手拍了拍封茜的头顶，脸上露出几分灿烂的笑意。

封茜松了一口气，唇角上扬也跟着露出了几分欢愉的笑容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急忙问道：“你没打他吧？可不带屈打成招的，我宁愿嫁不出去，也不要你打他啊！”

“得了，我打他作甚，一根指头就能捏死他。况且临走之时，你千叮咛万嘱咐的，我能不听你的话打他吗？”封逸似乎有些累了，朝一旁的椅子上上一坐，对于封茜的问题不由得甩了个白眼过去，语气里也颇有几分不耐。

这还没嫁给沈安陵呢，就处处帮着他，日后总有哭的时候。

不过这椅子还没焐热，封逸就被北定侯爷叫过去狠狠地骂了一顿。至于原因，当然是他没分寸地带男人进府，害得妹妹名声受损呗。可怜封逸，想要保住好哥哥的地位，就得替妹妹这些阴谋诡计顶缸，反正从小到大他都当替罪羊习惯了！么妹本来就是他宠大的！

沈安陵的亲事很快就定了下来，沈妩对于自己这个未来嫂嫂倒是知之甚少。不过既是沈安陵自己上门提亲的，她也就无须担心。

今年夏季的天气虽然十分燥热，但是由于大皇子年岁小，无法舟车劳顿，所以齐钰直接取消了避暑之行。经常去锦颜殿看沈妩逗孩子。

这都七月了，大皇子也满八个月了。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六个月大，基本上就能独立坐着了，但是大皇子的平衡性很差，左腿几乎不能使用，仅靠一条右腿，往往刚坐起来又会往一边倒过去。

沈妩便找了个大球给他，让他抱住了平衡着自己的身体。齐钰每回来了，都是直接躺到床上，沈妩便会把大皇子抱在他的面前，让皇上看着大皇子抱着球摔来摔去。偶尔他会好心地扶上一把，大多数都是看这个十分安静的孩子，跟怀里的球一起摔得满头大汗。

“阿妩，这娃他身上都是汗，抱走吧，贴在朕的身上很难受！”齐钰稍稍扬高了声音喊道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。

沈妩就坐在殿内的椅子上，她手里捧着碗绿豆汤，根本一动都不想动。大皇子在内殿，所以冰块放得并不多，生怕将他冻到了。这也就苦了皇上和沈妩这两个大人了。沈妩听到男人的控诉声，不由得抬起头，瞥了一眼。方才她把大皇子抱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离皇上比较近。所以在皇太子不停地摔倒的过程中，身后的齐钰自然成为了最好的人肉垫。

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大皇子坚持不懈地坐起来之后，又是直接栽了下去，这回他的大脑袋恰好砸到了齐钰的脸上。

内殿里猛地寂静了一下，就连外面吵闹的蝉鸣声似乎都顿了一下。沈妩也愣住了，她完全没想到大皇子这么会摔，一旁的奶娘连忙走了过来，匆匆忙忙地将大皇子抱走了。

哪知却忘了拿他的大球，大皇子便不干了，一下子哭喊起来。直到那个球再次被塞到他的怀里，他才止了哭声。

齐钰的面色十分阴沉，他的鼻子恰好被砸到了，到现在还抽着疼。他抬起一双沉郁的眼眸，直勾勾地看着沈妩，慢慢地冲着她勾了勾手指。

“过来。”男人的声音压得有些低沉，眼眸轻轻眯起，带着几分蛊惑的意味。

沈妩轻轻地挑了挑眉头，端起桌上的碗慢慢地喝了几口绿豆汤。然后抬起头来，冲着齐钰摇了摇头。

“臣妾过不去，两个人挤在一起热得很。”她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明显的不情愿，而且面对此刻的齐钰，她心里有几分怵得慌。

男人一旦用一种沙哑的嗓子跟她说话，就有要发情的前兆。这么热的天，就连靠近都热得要死，更何况是要剧烈运动。她根本就提不起一点兴致来。

齐钰瞧着她不配合的模样，不由得紧紧蹙起眉头，脸上露出几分不满的神色。

“你知道朕让你过来做什么吗，你就如此地不愿意！”齐钰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声音里透着几分质问的神色，眼神里也带着警告。

沈妩正热得很，听见皇上如此逼问的语气，她的心底也闪过几分焦躁。她伸出舌头舔了舔略显干燥的嘴唇，再次开口的时候，便带了几分赌气的意味。

“做什么都不要紧贴在一起，热得很！”沈妩的口气有些不善，她秀气的眉头始终紧蹙着。

齐钰的目光越发深沉，他重新躺了回去。气氛一时有些僵持，候在门外的明音不由得擦了擦额角的汗水，暗自想着最近这些日子，淑妃娘娘都忙于照顾大皇子，对皇上可不是一般的冷落。这回好不容易皇上愿意要亲近一回，淑妃娘娘竟然摆出这副嘴脸来。

果然还是被皇上惯坏了，连点分寸都不想着拿捏，直接开始甩脸子看了。

“李怀恩！进来！”皇上忽然扬高了声音，猛地喊了一声。

候在外殿的李怀恩，听到这声震天吼般的呼唤，连忙丢下手头的活计，连滚带爬地走了进来。临进来之时，他冲着明音瞧了一眼，明音对他做了一个“祝你好运”的表情。李怀恩不由得心肝一颤，方知里头的两位主子又要作死了。

“皇上，叫奴才何事儿啊？”李怀恩匆匆走了进来，一下子跪倒在地，冲着齐钰行了一礼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。

他明显察觉到内殿的气氛有些僵硬，皇上侧躺在床上，眼神森冷地看了李怀恩一眼，然后又把目光投到了沈妩的身上，带着几分笃定的意思。

李怀恩察觉到皇上这样的眼神，不由得抖了两下。皇上这是又要做什么？他忽然就感到有一个惊天大折磨，要向他袭来！

“带着人去把寒玉床抬到锦颜殿里来，越快越好，淑妃快要被热晕了！”皇上的吩咐声传来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。

李怀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果然是一个晴天霹雳。即使寒玉床十分凉爽，但是这一路

要搬运过来，这不是要人的命吗？寒玉床此刻在龙乾宫，离锦颜殿可不近啊！

不过面对皇上的吩咐，即使李怀恩心里头不愿，也只得认命地应承下来。李怀恩是笔直地抬头挺胸进入内殿的，结果却是垂头丧气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。

听到皇上的吩咐，沈妩明显愣了一下。那寒玉床传闻是极寒之地出产的寒玉所雕成的睡床，寒凉无比。之前曾听皇上炫耀过，不过也只是远远地瞧上几眼，并不曾触碰过。如今皇上却要把这宝贝抬到锦颜殿来，沈妩的心里不由得冒出了诸多疑问来。

“皇上把寒玉床抬过来作甚？臣妾又受不住那样的寒凉。”沈妩因为心头的好奇，便轻声问了一句。

哪知床上的人翻了个身，平躺在床上，甚至还跷起一条腿来搭在曲起的膝盖上，十分惬意。但是对于沈妩的问题，却是置若罔闻。

沈妩不由得撇了撇嘴巴，知道他是在为方才自己的语气不好，而心里堵得慌。不过又拉不下脸来劝慰，就想着总之等那寒玉床搬来了，就能知道皇上究竟有何用意了。

过了小半个时辰，李怀恩才气喘吁吁地爬了进来，后背佝偻着，整个人像是刚从水桶里捞出来一般，全身都是汗。虽然这寒玉床的确不需要他亲自上去抬，但是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他得寸步不离地跟着。那些抬床的小太监们更加可怜，明明外面的天气就快要将人烤化了，偏偏那寒玉床要冷死个人。一边是炙热，另一边是冰寒，险些被冷热冲撞出神经病来。

瞧着李怀恩这副狼狈的模样，齐钰嫌弃地皱了皱眉头，不过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，只是挥了挥手让他退下。

寒玉床面积较大，主殿这边放着碍事儿，便被放到了偏殿之中。齐钰直接起身穿鞋，几步便走到了沈妩的身边。

沈妩放下手中端着的茶盏，抬起头来有些傻愣愣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究竟要做什么。男人慢慢俯下身来，冲着她勾了勾嘴角，脸上露出几分阴冷的笑意。

沈妩的心底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暗想着肯定是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，只是还不待她有所反应，男人的双臂已经缠了上来，直接将她从椅子上拽了起来，猛地朝上一甩，就把她扛到了肩头上。

“皇上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您先放臣妾下来，臣妾自己走过去！”沈妩下意识地就要挣扎，嘴里面开始小声地叫喊着。

都怪这天气热的，让她大脑不正常地竟然顶撞了皇上，现在报应就来了吧！

“啪啪！”哪知男人并不开口回话，而是抬起手就对准了她的屁股，狠狠地扇了两巴掌。

沈妩立刻就闭上了嘴巴，皇上已经扛着她出了内殿，外面守候的几个宫女都看到了这幅场景，不由得一脸惊悚地目送着二人的背影。

李怀恩正拿着锦帕擦汗，已经拧干了三回，每一次都是滴滴答答的汗水。待他看到皇上扛着淑妃出来的时候，心里涌出一阵无力感。皇上让抬着寒玉床，无非就是要哄淑妃娘娘开心，可怜他们这帮人在大太阳地里，晒得跟条狗似的，直吐舌头。

到了偏殿，寒玉床已经被人摆好了位置，齐钰直接将肩头上的人往床上一放。立刻床上的寒凉之气就直逼而来，甚至有侵入骨髓的预兆。沈妩惊呼了一声，连忙站起身来开始跳脚，似乎想要跑下床去。

还不待她迈出脚步，整个人已经被皇上的手一把捞住了，然后男人强壮有力的身体就压了下来。她的后脑勺撞到了寒玉床上，发出一声闷响，沈妩轻吸了一口气。

整个后背如此紧贴着寒玉床，当真是像坠入了冰窖一般，四肢都开始发麻僵硬。

“爱妃方才说太热了，不想腻在一起。那么此刻不热了，要不要紧贴在一起呢？”齐钰的大腿一下子夹住了沈妩乱踢的两条腿，整个人在她的身上慢慢磨蹭着。

沈妩已经冻得开始打哆嗦了，男人的身体很热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她立刻伸出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颈。腰肢也慢慢抬起，只想着与这股热源贴得更加紧密。

齐钰已经不需要沈妩说出来，此刻也明白了她的答案。



057

旧事重提



“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这里太冷了。换一个地儿吧！”沈妩的双手死死抱住齐钰的脖颈，嘴里哆哆嗦嗦地开始讨饶。

她此刻脑袋都被冻得有些神志不清了，只是下意识地开口妥协，却并不知道自已说的是什麼。

齐钰伸出一只手按住她的肩膀，自己却从她的怀里慢慢抽离。沈妩哪里肯让他离开，双手把他抱得更紧。齐钰一时挣脱不开，不由得轻轻地笑出声来，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欢愉。

“现在后悔了，晚了！朕说在哪儿就在哪儿，这寒玉床上挺好的，可以让阿妩与朕离得更近！”男人的话音刚落，手已经伸进了沈妩的衣衫里。

皇上的情欲涌了上来，沈妩自然不再嬉闹，一阵缠绵。

“来人哪！”齐钰扬高了嗓音，李怀恩立刻带人走了进来，身后的人手里头都捧着干净的衣裳。

齐钰随手从中挑了一件外衣，往身上一披就去了汤池那边。

皇上被大大地满足了一回，也不像原先那么缠着沈妩了。今年要秋猎，所以早早地就开始准备，与各部核对围场和官员调动的情况，自然后宫里头的妃嫔也少不了。

沈妩悠然自得地待在锦颜殿，兴致高昂地逗弄着大皇子。

这日她刚得了闲，就见明心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冲了进来，对着她行了一礼，便急声道：“娘娘，九王妃递了宫牌进来，说要见您！”

沈妩的眉头不由得轻轻挑起，她这位二姐姐一向是与世无争的性子。在闺阁中一起玩闹的时候，沈清就甚少加入姐妹之间的争斗，即使自己的亲姐姐沈娇吃了亏，她也是